皇明寶訓六

ORIENTALIA
CHINESE
B617
L97
26-30

26

V
~~B350.4~~
~~L97~~

V
B617
L97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經筵畢
上遣太監韋恭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擬定批
辭乃錄與片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蓋自即位以來宣召顧問實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國公朱暉鎮遼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神營溥仍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提督團營專提督神機營是日

上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面賜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親手書勅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虜中逃回者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請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可審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若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陳韶王鏞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為工役今後工程乞為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盜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壩上強盜而一應諸賊併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唯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

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內犯三人云朶顏衛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誘引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參議薑蘭經畧邊關燧等陛辭日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為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幷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而出

○甲午時內閣奉旨擬差戶部右侍郎顧佐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指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此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紘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

上曰王儼既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三人商議乃得停當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關監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二人亦可耳退擬管倉戶部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而內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使司右參議熊偉各賜勅遣之

○癸卯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
又慮及潮河川難守欲行令鑿品字窖及以所製鐵子
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
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可與賞賜皆應曰諾
上又曰鑿窖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雖獨賞吳江陸閭亦皆
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且降勅獎勵之又曰遼東張天
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今天祥雖死張斌尚坐死
罪昨張洪又訴寃柳健等皆對曰此事乃御史舉奏法
司會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
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
親詣止憑參政甯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欲將一干人
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
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將去整理健等退復言都察院本
既以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施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
次日太監陳寬蕭敬等於左順門傳旨令為施行健等
再奏曰臣等非敢故違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
體且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
死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實若果係撲殺貪

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被誣須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右都御史史琳退至煖閣前面諭曰明年春天下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重聽又復申論之文升對曰

陛下留心政務

宗社蒼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諭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不能悉記蒙延接者皆感激奮勵宣召之際下至羣臣百執事莫不傾耳注目以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畢召戶兵工三部臣於奉天門面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既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

○四月辛未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戶部覆奏處置流民事
推起復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曰凡係本部
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
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皆奏曰然則通行會議否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不須再會惟所推官員須會吏
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習國事亹亹數百言動中節會有不能悉
記者議事之召訖于是日不閱月而
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五月庚寅

上大漸曉刻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
東陽謝遷甚急至乾清宮東煖閣御榻前
上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牀上榻前叩頭問安
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
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
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以調理
上自序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安季璋
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于榻前陳寬蕭敬季榮跪于牀
下

上命義書于片紙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宮闈及長家
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四年九月二
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年已
○十四日誕生皇子
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行皆
遂勾宣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記
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尚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
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
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
皇上寬心少慮以膺萬福語久
王音漸清及復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
識其大者如此時距
升遐僅一日而
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
聖性之涵養有素故始終之際一得其正云
優大臣
○弘治一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免午
朝凡大風雨雪日早朝亦免之以恕屢疏哀老乞致仕
也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戶部尚書李敏乞歸養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則予告至于大臣又命醫賜

藥恩禮尤厚蓋以君臣一體其情有不容已者卿今有疾宜在任調理不必求去太醫院即遣醫往視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上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鄒幹雖致仕年老尚能為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即其家慰勞之

○八月己亥內閣大學士立濬復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累以疾求退今後凡大風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復以老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屢以疾辭情甚懇切特茲俞允仍賜給驛遣官一員送回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夫八名應用復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賜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詹事兼學士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之賜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奏臣祖母趙氏守節四十餘年未蒙旌表而歿請以

本身應得誥命移為旌表之恩禮部覆奏
上曰趙氏准與旌表鐘應得誥命仍給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
在邇正宜盡心供職不必固辭大寒暑風雨免朝參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兩京五府六部
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及在外鎮守巡撫三司知府并
分守守備官俱大書職名註其年籍歷任畧節粘於文
華殿壁以便觀覽自是以後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進
有陞遷或事故去任者則揭去舊名以新除者補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陸容言近御馬監太監李良等乞
陞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臣曾論其不可未蒙
俞允續因科道論諫將欽等革職大小臣僚無不稱快
然不立法以為善後計則異日小人貪冒干進近臣招
權竊柄其乞陞傳陞之途又將有甚於今者乞將臣先
以所言著為定令凡賢才之屈在下位者照舊薦舉羣
小之營求乞陞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
濫進者聽言官指實糾之以尊國體以正百官下吏兵
二部覆奏今後文武大小官員有缺須從本部銓選推
舉果有大材屈在下僚聽在廷大臣及在外撫按等官
薦用更不許營求陞職其內外書辦等官有缺亦不許

奏乞量陞違者參送法司不分原官有無俱發為民併
坐舉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參致有濫進聽言官糾劾
上是其言命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冒濫陞
職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勅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
覲考察天下諸司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圖治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羣議籍籍
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多不得實而
爾等詢訪稽察亦欠周詳勤敏有為廉直自持者或被
屈抑貪黷無狀貪緣結納者或得苟為以致人無勸懲
士風日壞夫生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之賢否有司之不
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
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懼畏天戒重
正庶官在京堂僚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
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巡撫巡按官將所屬
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或才行卓異政績歇聞或貪酷
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
備細參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
開報不公指實參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託宜精白
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俾賢否精別黜陟大
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等其欽承之

儲材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議禮科給事中王綸兵部郎中陸容言請令公侯伯都督應襲子孫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俱入國子監讀書皆為朝廷儲養將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孫已有例作養於武學惟公侯伯駙馬子孫宜如其言令國子監依監生讀書作課講書習禮成法行各家專官教之每歲間月一赴監考校文事間月一赴教場操練武藝若在閒公侯伯駙馬讀書并欲乞

聖明每季御武英殿則請自

聖裁

上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幾得世臣之用宜悉如所奏行在閒侯伯駙馬隨操其仍議處以聞御殿詢訪朕自處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

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已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鉤棘而詭僻者不在取例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夷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狥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疏入上納之命今後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明賞罰

○弘治元年二月己亥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

為斟酌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斟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為陞賞應襲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肆媒蘖未免濫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擬行以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築盧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湯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隄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修築盧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為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

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照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鎰河南羅山縣人前在

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畧加旌異

上曰鎰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為民牧者

選將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會官議上監察御史陳璧所奏選將實兵事謂兩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將材官共五百六十餘員分為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員二等二百九十五員三等六十八員今皆缺隨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

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至舉用時仍令官推選毋得濫授

○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給事中李祿奏今之將帥多出閥閱兵事武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儒訓誨又以部官憲臣提督閱試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設官專理

上是之止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真才不可視為故事

惜人才

○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輭不謹貪酷才力

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
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
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
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
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
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
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
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
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
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
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默不敢伸理是豈治世
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
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
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輭無為非本官訪有
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
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
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
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
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

許指名糾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并有疾罷輭等官沂州知州孫昌等九員吏部覆請如所奏命老疾不謹者准致仕閒住其有疾未老并罷輭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聞吏部因具上各官歷任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覲考察其法最為精盡蓋委之巡撫巡按俾報其貪否又參之布按二司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吏部都察院又跡其歲報殿最以為朝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者則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豈容幸免而才能者亦豈致寃抑近弘治六年朝覲吏部既會都察院考察繼奉

聖旨今後三年朝覲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部院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等伏讀明詔誠有以知

皇上愛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偽所宜深慮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恣行伸理攻訐則羣邪横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朝覲

又當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
至密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會議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苟不得其眞所損多
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
信偏聽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給事中季源監察御史吳
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
尹龔綺及按察使等官趙鶴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
縉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復會都察院具各官
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謹貪酷字俱留辦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
史王一言奉例考察老疾不謹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
等三十八員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謹冠帶閒住有疾
并罷軟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聞奏吏部奏上
上曰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
辦事今後各處有奏來黜退者爾吏部仍酌量覆奏於
是吏部復奏留兗州府檢校蔣義等四員從之
杜幸進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王欽梁宏為都指揮僉事先是欽宏因太監李良乞
陞前職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百欽等職領禁兵雜同

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官復上奏以為天下治亂之機在於人主之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始伏惟

皇上登崇俊乂廣開言路可謂有其始矣夫何王欽梁宏奔競無耻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則於維新之政未免有傷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夫豈堪是任伏望收回成命以杜幸進之門則名器不濫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驟陞革去都督仍令照舊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販賣石等罪為科道所劾發邊遠充軍為民或調衛至是復假託求復用兵部執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盜內府庫物又濫陞官職罪宜宛已從輕處治今復敢營求取用不許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器愛惜廩祿勿為小官為可與勿謂雜流為無害嚴加杜絕庸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即位頒詔于天下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姦都者許指陳實跡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壽州知州劉槩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脉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默默固寵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愚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為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蓋直言不諱之路廣則骨鯁謇諤之士充滿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寃有過必知有讒必見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納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禮部奏邇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冬烜燠無雪火災疊見今春狂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以南亢陽為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天地

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各禱于封內山川

上曰兩京文武羣臣并科道官宜體朕心同加修省事有當言者直言無隱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令一體遵行其在京大小不職科道官具實奏聞在外者巡按御史具實奏處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寧宮災勅諭文武羣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齋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答

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作欽哉故諭

聽言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一精於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聽堯舜之資于

外者博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賡問儒臣亦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即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廂或有奇奥即今解對

陛下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畧節至是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

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政人才民瘼士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監條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末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給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督同知袁彬近嘗為其子都指揮勳奏乞任用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令勳錦衣衛帶俸不許管事今甫一歲彬復為辯希求進用乞斥絕之

上曰既汝等累有論列袁勳令帶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內閣大學士丘濬言禮經有之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

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實
自幼殫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棄進臣內閣預聞机務正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
請即是以為先資而備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為九重
之獻此書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非若鄭康成之
訓經義泛濫無益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其中所
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要務尤加意焉臣年
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請
擇書中切要之語今日可行者芟繁會綴以為奏章酌
量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賜御札會同內閣二三儒臣
斟酌處置擬為詔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或姑留
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臣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
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計
上曰謨猷入告乃大臣職任卿究心當世之務久矣今將
有言其即具疏以聞朕將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處訪取善擊
造銅鼓者惟銅鼓出於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
用今各處災傷方徹樂減膳之時豈宜復造制外之器
以駭人心而累
聖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國王古來奏其國累被安南
侵地殺人不已因遣從子沙古性請闕請命大臣往為

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為外夷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隣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來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為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上意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為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為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偽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但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廑

聖慮特為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為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為

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為事理無害臣

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納之遂從衆議
○十二月甲寅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
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
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
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
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
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

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
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
反以召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尤甚以此獲
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
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
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
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

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
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寃心至于鄙
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
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
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
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臣等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
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
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
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時聞奏今止
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勤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
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
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
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
進講不過數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聞人君之

心必有繫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
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
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至若燒煉之事其害
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今龍
虎山上清宮神藥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
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偽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
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
以感召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唐相李絳有
言憂先於事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
久溺於宴安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
疊出財穀耗竭兵馬羸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
聲上干和氣四方奏報災異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
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
誰肯為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
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

上嘉納之時李廣以修煉服食之說進中外以為憂而無
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門奏近者欽天
監奏彗星雲南奏地震邊方奏虜情
皇上因禮部之言下詔修省臣等會議條陳十八事曰早
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申
禁例修武備壯軍威恤官軍止織造恤邊民停改造惜
供應黜異端警驕惰防詐偽伏望
皇上一一體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時弊早視朝勤聽政朕自有處置汰
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止織造恤邊民停
改造黜異端各衙門查奏之奪其餘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內閣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
上疏言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
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瀝肝
膽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來經過東河天津一適遇天時亢
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
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人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
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
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
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

揚諸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無知所措以至江南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户消耗軍伍空虛官軍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東南為財賊所出一歲之荒已至於此北地貧薄素無積蓄今年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已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曩於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郡縣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於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

陛下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而居於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亦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常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無嘗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凡百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猒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

天災疊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號稱皇親名目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盖店房網羅商稅緣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警疑大非細故織造内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官吏赶捉買賣居民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途如此則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於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而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深大壞極弊皆由於此臣餘盡知而不盡言恐

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民生疲弊已深而國家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賑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

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綸音令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歌頌

聖明以為太平之幾端在於此臣竊念往時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内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年戶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閱歲不賜施行臣恐

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
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而弭
乎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奉本催督
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加採擇
期在必行尤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賞停
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歉成豐化災為
福可以延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矣臣燮理無狀輔導罔功凡臣所
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別疏自劾外謹具此以聞
上曰卿所言溪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行者所司查
議明白開具聞奏

褒忠節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應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贈
謚其父謙并移祠宇於祖塋賜與祠額祭文事下禮部
覆奏謂古今忠義之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決大事而成
非常之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非特
酬其一時之功實以為後來人臣之勸也故少保兵部
尚書于謙當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中外危懼而能奮
其忠義衛安
宗社一時修武備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間斥和議立圍營
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無嗣

恐後頹廢乞憫其情懇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於墳
所賜與祠額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禮仍如詔書例給
夫守視復其雜徭
上曰謙能安
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大矣中罹權奸之害
先帝已嘗詔雪優加褒恤然不使之廟食於後猶未足為
國效忠者勸其祠額可賜曰旌功加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謚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隸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
東有祠祀元封幽國公謚忠宣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
焉臣考余闕所著大節堂記有曰宗正郎中韓建守安
慶其政清清盜來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餘戰皆敗之
闕在道聞城陷比至乃完問諸故老皆曰韓君完我郡
治西至懷寧灊山大湖賴建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
於池及姑孰數郡賴建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闕至
與建併力殲之盜乃去因名其廳事曰大節堂復考元
史并闕死節本末皆言總官韓建舉家被殺建方卧疾
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臣竊以為建在當時
力攻固守其大節如被執之際病不可為且罵賊求死
其不屈如此且建守於前闕繼於後實為一體而建精
忠大節與闕亦相頡頏闕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漠然
似非表忠勸德之義禮部覆奏謂宜於闕祠內增設建

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歲時一體致祭從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王璽所陳褒忠節事課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堅張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益勵臣節珏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節請下所司覆實於本州鄉賢祠祔祭從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廣西布政司參議馬鉉征古田猺獞為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吏部覆奏

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遏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焉鉉可特贈布政司右參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效才為國子監生以為後勸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外情亦可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等言故伏羌伯毛忠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參將副總兵鎮守甘肅嘗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剿達賊錫封伯爵

後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剿與姪孫毛鎧等奮勇
先登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書
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皆謂必死而忠感激諭衆殊死
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歎服降者甚衆至於石城之戰
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亦剿平向日隨戰老卒備
悉其情每時言及無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
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坊表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
行乞於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
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禮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於甘州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可即其

地建祠祀之其祠額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榮華以蜀漢
北地王諶為國死節無愧于昭烈之廟乞令仍舊封號
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廟從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
世祖宋武穆王飛墓田在杭州西湖者為僧永言等所
侵占禮部請移文究治禁約
上曰飛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
宋丞相文天祥當胡元侵擾君臣播遷致仕家居應詔
勤王開督府而召英雄集鄉兵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

義之士趙時賞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上下一心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江西廬陵縣為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于左右有司歲春秋致祭庶以為事君者勸禮部覆奏從之

○辛未國子監監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立朝為姦相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不忍負國競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為節義之勸禮部覆奏請令江西巡撫等官立祀于饒州府本府官春秋致祭從之

○七月乙酉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劉信嘗討黎賊死於鋒鏑未死之先已陞廣西右參政至是事聞命加贈嘉議大夫賜誥命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監生并給驛歸其喪于四川南溪縣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哲言吉安府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我朝祭酒李時勉侍講劉球知府劉子輔竊見郡人鍾同由進士任監察御史當景泰時潛移國本率先倡義乞復皇儲遂下之獄備受刑慘以死及英廟復辟追贈大理寺左寺丞憲廟登極復官其子賜謚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

祀於忠節祠以慰忠魂下禮部議以為同堅守名義忠節可嘉祔祭之舉良是顧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勵後此外有徇情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覈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淮祔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

報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詔查訪開國功臣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賡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報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享廟庭獨其子孫乃泯滅無聞朕用惻然特下詔求之今既得復等可令為世襲指揮使各銓註附近祖塋衛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錄開國功臣前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浙江處州衛指揮使仍世襲從給事中吳仕偉言也

表節義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奏昔者元運既終惟雲南遺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勤兵遠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偉往諭之不聽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以天命大義俾圖歸順時梁王使其徒鐵知院等二十

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械至京
上釋之命與雲偕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使
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自方說雲欲令胡服辮髮
詐為元使又逼令易制書詒梁王雲誓死弗從鐵知院
等知不可奪殺之梁王聞其事遣人具棺收雲骸骨殯
給孤寺臣惟雲伏節死義與待制王偉後先相望正統
間禕以子孫請於朝獲賜贈謚秩祭顯名天下雲在永
樂間雖曾蒙恩歸塟於江夏之金口且錄其子蔽為交
趾知縣後子孫湮微復無人為舉乞依唐張巡許遠雙
節故事請加雲贈謚與禕同享一祠庶於風化有關人
心知勵禮部議以為宜

上曰吳雲死節既同王禕准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
忠節改祠額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廣東歸善縣民吳宗益及其弟宗
義皆好施頻出私財助有司賑濟得授其父冠帶宗義
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歲歉以白金千餘兩送官賑貸
更捨私地為義塚設義學三延師以訓鄉人子弟歲時
資給之水鄉民無屋者與之船病者授藥死者給棺望
仙諸橋觀澤道路多所修築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別淑慝所以使民知為善而不為惡也故古之士
有一節一行者無不褒表於世吳宗益等既有善可嘉
宜特旌為孝義之門俾民皆知所勸

○九月丁酉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死其妻招曩猛年二十五守節二十八年無玷雲南都指揮使司奏其事禮部覆奏以為宜出常例不俟覈實即與旌表以順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方思弘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不可加獎勵孟璉刁派羅妻招曩猛貞節既可嘉宜即令所司顯其門閭庶使遠夷益知嚮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雲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銘奏稱祖母張氏自其祖父剛死後守節無玷乞賜旌表以勵夷俗下雲南布政司覈勘如所奏禮部仍議行風憲官覈實

上曰夷方節婦誠所難得張氏守節實跡所司既已勘實即與旌表以勵其俗不必再覈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匿縣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汚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子皆死血漬於禮殿間八磚上宛然婦人抱嬰兒狀沙磨火煅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以勵風俗禮部覆奏從之賜祠額曰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寧海縣故民王三爲之妻陳氏貞烈之墓初陳年十五歸三爲生二男一女僑居臨海正統五年三爲採薪歸猝罹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

奪擊之虎逸去乃負三苟歸而死鄉里哀之為助錢以
塟陳孀居寒餒鄉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陳紿以俟撤靈
几乃可因設祭哀慟復紿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
趨姜巖潭上置女潭側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為修
墓立祠至是縣以白于巡按監察御史吳一貫閱實具
疏以聞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奏臣謹按宋史載楊
太后赴海以歿今其故趾在新會縣西南七十里夫宋
社稷將遷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婦人乃能以身徇國
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託孤寄命為宗社計卒與國

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婦有一節一
行之懿者猶蒙朝廷嘉獎或錄用其子孫或表異門閭
或為立廟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滅不祀乎先年按
察司僉事陶魯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國公文天祥
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
使劉大夏始議立廟於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
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從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協守延綏副總兵曹雄言故山
東布政司左參政李崙及故刑部員外郎孔琦歷官清
謹身歿之後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優卹以勵臣節命
陝西西安府歲給食米贍其家

正風俗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近年風俗奢僭溪害治道請申明太祖舊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禁約違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錄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壽州僧告知州劉槩擅拆毀寺觀乞治槩罪且請令天下諸僧道司免行拆毀禮部覆奏槩所行非妄宜坐吉祥等以故違禁例阻撓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規傷敗風化及私創寺觀費耗錢糧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約周吉祥何為輒便奏擾法當究治姑貸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視東城監察御史程文以鄭村壩軍餘劉普善妄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已令蓋造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衆之罪

上曰普善輩左道惑衆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姑從輕處治悉杖而遣之

斥異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

石函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
穀似為魘鎮之術者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
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
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
內臣往祭之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
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
于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
邊遠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衆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
約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時有旨朝陽門外建延壽塔命
內閣撰勅令太監李榮李興督其事內閣大學士劉健
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
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
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
帝而饑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
拘囚斃于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
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
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筭竭天下之財疲天

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
蓋為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
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處盜
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
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
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
者各令進繳以滅其跡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曉湖廣江夏縣人姓黃氏
成化中以星命之術因太監梁芳以進大見親幸賞賚

甚厚賜太監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
于門曰輔教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音陞國師因
以創寺請遂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寘
婦女羣小多附之求進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謂
嘗經
御手所執也至是刑部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嘗經
敕請發為民大理寺審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詳都給事
中陳璿監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大惡極刑部所擬
不當併請正芳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曉于市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芳既充軍貼貸死命
南京守備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陳

狀於是尚喬新等請罪詔堂上官俸一月該司屬官兩
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詔取番僧領占竹等禮部及
科道交章劾之不聽工科給事中紫昇復極論其蠹政
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衆憤既而科道等官論列不
已
上曰領占竹妄誕欺罔實緣來京其罷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先是解州吏
李其功何在今日者造為延壽之名上惑
聖聽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
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
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於僧道巫祝之
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
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為之何暇
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
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
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
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地方餓死
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為窘急而塔寺
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以賑濟之用即可以活

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陪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

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救慙懼交并今事關撰述若苟為承順以上累

聖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伏望

陛下大舊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免令臣等擬撰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請罷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終